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婆羅岸全傳

第一回 白花蛇幻形入人世 司空女心動引情魔

氣之輕清上浮者為天，重濁下凝者為地。天得純陽之體，地著純陰之象。陰陽和而萬物生，所以人處天地之中，獨受天地清明之氣。至于飛禽走獸，以及草木蟲魚，無非感天地陰陽兩氣而生。更有一種怪形奇狀丑類毒物，這便是因兩間不正之氣鬱結而成的了。古書所載，妨人害物之種不一，更僕難數。即如近代以來，人所共知者，若韓文公所驅之鱷魚，周孝侯所斬之蛟，皆是天地戾氣所鍾，人不能近的。看官們，做書的為甚講到這裡？也因當日曾有一種最毒的東西，日久天長，忽然有了靈性，修練多年曆過一劫轉了人身，做出一段事來，可以演成一部新書。讓天下清閒無事的人，或是花朝月夕，淨幾明窗，兀坐一覽；或是茶罷酒闌，二三知己，片時間話。雖非驚天動地之文，亦足動睹物興懷之念。卻說東勝神州界內，有一座名山，周圍可數十里，亂石嵯峨，巔崖險巖，人跡罕到之區，相傳叫做個南極嶺。其中有個洞，名為太虛洞。洞內深暗莫測。近地居人，常常到陰晦的時候，恍惚見黑氣從洞中噴出。隱隱有一大蟒，盤踞洞口。後來，每到天清月朗之夜，亦遙見山前，若煙若霧，往來不定；中間似有兩個大燈引路，忽高忽下。附近的人你傳我我傳你的，不覺轟動了一城，無有不知這山洞中出了怪的。其間有好事者，說這個不可容留，將來必為民害。有的說用箭射的，有的說用火攻的。有個當兵的在內，說道：「你們的主意都不大妙，莫若用槍打為是。」於是聚集上千的人，扛了無數的大槍，放在山腳底下，離著約有二三里地，候那山前煙處便好亂打。那知這個妖精，受了日精月華，早有靈性。這裡的人方磨拳擦掌，等看槍發。忽然間，一道黑氣從空而墮。一股腥惡之味，觸著便倒。登時天昏地暗，舉動不得。足有兩個時辰，惡氣方漸漸的散去。跌倒的人，伏在地下，得了些土氣的還能舉動。那些仰跌橫臥的，大半都死過去。也有壓壞的，也有跌傷的，足足送了有二三人的性命。此後誰敢去惹他一惹。卻有一件好處，他並不無端出來害人，總不過在山前洞口，盤游而上。因此合城的人，久而久之也就相安無事了。如此歷了一二百年，他的神通更大了。起始尚不能變幻，後來或大或小，或幻形為獸，或變體為人，卻總不見他害過一人。

這年春天，桃花大放，山腳下紅成一片。真正是錦繡江山，繁華世界。滿城中遊春玩景的人，成日逐隊連群，塞滿街巷。其中也有王孫公子，也有閨閣佳人。這日洞中之物，忽思下山遊玩一番。於是幻形變成一個少年丈夫，面白唇紅，錦衣繡服。手中執著一柄紙扇，指甲都是三四寸長，文雅可愛。就出洞步下嶺來，雜在遊人之內，任意觀花玩景。在他不過偶然遊戲，並無攪擾居民之念。那知事有湊巧，前面來了一輛油碧車子，上面掛著一道簾子。隱約車中坐著個十七八歲的小姐，兩旁圍坐四五個青衣女子。濃妝豔冶，笑語輕柔，一見令人心醉。那些遊春的人，如得了至寶的一樣，圍隨著車前車後，斜眼觀看。這個少年丈夫也在其中。跟了有五里多路，到了一個僧院。門首有幾個僧人，垂手站立兩旁，肅迎著車子，進了寺門。先是青衣啟簾，下了車子。然後一齊，扶了一位如花似玉的小姐下來。這少年不見則已，一見了魂都不在身上，把數百年修煉的功夫，早丟在九霄雲外去了。自付道：「這位小姐，倘能與他親熱一時，也不枉為人一世。」霎時間，起了這個念頭，卻忘了自己是個毒人害物的東西。登時立住了腳，等他出來，要跟他尋究個生根立地的去處。直等到日頭將落，只見兩個青衣出來，吩咐：「車上伺候小姐即刻就起身了。」說著，將簾子打起，轉身往裡就走了。又有頓飯的工夫，才圍擁著出來。少年又偷眼細看了一看，真是：笑靨似桃花帶雨，柔情若柳絮迎風。走到車前，先兩個青衣上了車子，在裡邊接著小姐的手，地下兩個撮著兩腋送上，隨後也上去坐了。那小姐上車時，上邊略現出纖纖玉筍，下邊微露著窄窄雙鉤。那兩個秋波裡邊一瞬，早已看見門外首站立的這位少年，心下不覺一動。念道：「世上也有這樣俊貌的男子，我終日坐守深閨，見人時少，自謂難得遇見兩貌相當的人了，如今這個少年不知他是何等樣人。可惜我們閨太高，諒難與他成就美事。」心中默默自歎。自古道：妖由人興，邪因己召。這小姐存了此心，已是生魔的根本了。

且說那車子出了寺門，僧眾仍是垂手立送。兩輪動處如飛地去了。少年緊緊跟隨，約走過三里遠近，轉過一個所在，卻不是桃花開處的舊路。兩旁列屋如鱗相次，中間都是白石砌成的一條甬道。那車子走著，一閃，又轉過一個彎子。這條路更是不同，兩旁烏亞亞的，都是兩人抱不過來的大樹。一邊是河岸，一邊是倚山蓋成一路瓦房，甚是齊整。須臾，又是一橋。過了橋，就是一個大影壁，兩邊蹲著兩個峻嶒惡獸。這少年倒駭了一跳，原來是石頭鑿成的兩個獅子。對門豎起數丈來長的兩根竿子，上面飄飄揚揚，是兩面布旗。寫著六個大字，道：「世襲郡王之府」。這少年方驚訝未定，轉眼已不見了車子。側耳聽時，那簾簾之聲，已是那大門樓裡。心內想道：「是此內的小姐無疑了。」轉身回來，天色已近黃昏。循著舊路，走到南極嶺下。昏黑中，尋回洞內。復了原形，一面想著：「方才的女子真是奇遇，卻如何到得裡面，與他一會。」正在胡思亂想，忽然自念道：「我修煉數百年，發願不傷一人，方得到此地位，倘或凡心一動，豈不毀卻一世功夫，終難超脫。」回頭一想，這一種淫毒的念頭，倒也冰消瓦解了。

卻說那小姐原來是個郡王之女，複姓司空，他父親現襲郡王的職。自幼將他許配一個鄉紳之子，姓鄒名大化。這鄒公子生長在富貴鄉中，竟習染一種執袴的氣概，不知詩書為何物。成日遊蕩，同那一群幫閒，飲酒宿娼，武斷鄉曲。這司空府中，也頗聞其不習上進，漸漸傳說到小姐耳中，那小姐納悶不題。可巧這日遊春回來，寺前瞥見這清俊後生，到家中眠思夢想，竟至寢食俱忘。那服侍他的丫鬟，都覺其神思恍惚，卻不知何故。只說他還是為鄒公子不成材料，心裡鬱結著說不出的哩，那裡曉得是為這個太虛洞中幻化的少年，作此無益之想。有時睡夢中，喃喃自語；有時獨坐處，默默含情，竟像是害了相思一般。這些丫頭未免驚慌，急急稟知夫人。那夫人親來看其神情，也自著忙。於是延醫診視，那裡見效。

一日，這洞中之物，方吐出丹來，在那裡玩弄，忽覺兩眼一昏，仆地就倒。心中把握不住。看官們，這是為何？卻因那下山時，情念一動，早生了一個魔頭，把那一點靈心迷卻，登時想起那個小姐來。幻形一變，儼然又是個少年俊物。於是乘著一天月色，步下山來。照從前走的那條路，一徑走到橋邊。不敢從大門而入，踱到旁邊一帶圍牆之下。審度了路徑，等到有二更前後，由著牆底下一個水洞鑽進去。過了三層房屋，始達內室。此時已是各歸寢室，安排就臥的時刻了。隔著一間小小坐室，只聞得一聲：「小紅也睡去罷，小姐已經臥下了。」付道：「這必是小姐的房。」於是越過坐室，往裡一望，燈燭猶明。上邊鋪著是八柱金漆牀，掛著一頂玉色綉金帳。兩旁排設的古玩珍奇，似天宮一般。一時數不盡那精潔的意致。牀前立著一個丫鬟，垂髻之年。手牽帷帳，側耳似聽小姐的鼻息，可曾睡熟沒有。少時，放下帳子，將地下兩隻繡鞋，齊齊排在腳搭之上。過來移燈到牀前一個壁桌上頭。燈光搖處，四面皆耀彩揚輝。真如廣寒宮中，水晶殿裡。又有半個時辰，那丫鬟才悄悄的挪出房去，虛掩上房門，往對面的房裡去了。

這裡才暗暗的從門隙中鑽進。你道他一個人，怎麼水洞、門隙都得進去？原來是那太虛洞中，能大能小的那個妖精變的。所以，小小的去處，他就能過。當下進了房來，將帳子一揭。只覺得一陣香氣，從那被窩中散出，早把這身子酥了一半。於是探下身子，去在小姐臉上，嗅那汗香粉味。那小姐從睡夢中驚覺，身子已是軟攤在牀上。心裡雖是明白，口中只是不能言詞。睜開眼睛，從燈影中一看，竟是個白面書生，伏身求歡。心中念道：「這不是那日寺前瞥見的那個書人麼，卻如何到得這裡？」方在躊躇，那人已進了紅綾被中。兩體相偎，只覺得下邊一股熱氣直透丹田。初時痛楚難熬後來漸漸暢美，倒也稱其素心，不甚羞澀。直到五更時分，那人說道：「我去也，今宵再圖良會，切須謹言為要。」那小姐只聞得沙的一聲下了牀去。週身骨節微微作痛，小腹之下頓覺脹起。閉上眼睛，睡了一個時辰。醒來，細思夜間之事，如夢非夢，似真非真。想道：「這也奇了，明明有個白面郎君，交接半夜。臨去叮嚀，言猶在耳。只看今夜，便見分曉。」

正在縈懷之際，丫鬟來請小姐升帳。小姐應聲起來，那裡曉得，動也不能一動。只得喚了兩個丫鬟，扶住腰肢，慢慢的坐了起來。丫鬟一看，面色深黃，大非昨日的景象。忙問道：「小姐夜來睡得安妥麼？」小姐只是閉目不語，那一種羞澀的情形，現於面上。丫鬟那裡知道，但下牀來與同輩的商量，告知夫人。夫人先叫婆子到小姐房中，看其氣象。婆子看了回道：「小姐病體似覺沉

重，方才請小姐移身下牀，竟是不能舉體。我抱住略移了一移，哼聲甚是利害。夫人要急急延請名醫，服藥調理方好。」這一席話，驚得夫人呆了半晌。說道：「這怎麼處，如今王爺又不在府。鄒公子還是頑皮似的，叫我如何是好。」說著走到小姐房來，揭帳一望，甚是頹敗。叫聲：「我的兒，你卻如何這般光景？你心中有甚不受用的去處，只管告訴與我。或是有委屈的心事，也儘管說得，不要鬱在心裡，受病不是要。」小姐只是似睡非睡，如不曾聽見一般。夫人只道他睡去了，也就放下帳子，走了出來。對婆子說：「吩咐外邊小子，傳了有名的大夫進來診視。」

到了午後，稟了進來，說：「南城有個姓胡的大夫，甚是老練。昨聞他醫了若許的癆症症候，都已復了原的。現請在大廳上伺候傳宣。」這裡司空府的一個姪兒名萬的，延了醫生進入房中。先將小姐的氣色一看，然後診了脈息。丫鬟們在旁，絮絮叨叨的問那先生，又將病勢說了一遍。這先生只是不理。診過了脈，開口便道：「平習是個憂鬱太過的人，刻下脈息氣色又是個中了邪的樣子。這本症暫且不能理論，用藥須以驅邪凝神為主。然要看這個光景，似非藥力所能見效。只是還要請高明酌政。」說著出來，開了藥方，作辭去了。司空萬將方才的話告訴夫人，夫人聽了，到也沒了主意，只得把藥與小姐服了，囑咐丫鬟，小心服侍。

話休絮煩，到了晚間，四五個丫鬟聚集在小姐房中，遞茶遞水，絡絡不絕。正在鬧熱之際，忽見窗隙縫中，皆是黑煙往裡噴溢。這些丫鬟只道失了火，方欲聲張，眼睛一昏，身不由主，盡皆跌在地下。只聽得嘶嘶的響了一陣，就上牀去了。小姐口中喃喃的，不知說些什麼。只聞得「來得好」三個字，窸窣的直響了一夜，將及天明，始寂然不動了。丫鬟們心裡一一的都記著，卻不曾見是何物。到交了已刻，身子漸漸的動得起來。面面相覷，忙揭帳子看時，卻是小姐昏昏睡著，並無別物。大家驚疑，不敢亂說。道：「且等小姐醒來，再察問情由。」眾人梳洗了，候著小姐動轉，好來服侍。不時到牀前探望，正在偷看，小姐忽然睜開眼說道：「你們把那人送到那裡去了？快讓他進來，與我睡睡。」丫鬟驚得面如土色，叫了幾聲，小姐仍復閉目不答。自此昏昏迷迷，不時的出語穢褻，漸漸的形體消瘦，只剩得一把骨頭，攤在牀上。只有腹下膨起，將手按著，硬如鐵石。那些丫鬟自這遭識破情形，告知夫人。夫人方曉得妖魔纏擾，終日同求仙問卜，建醮書符，全無益處。一日小姐自言自語，說道：「我去了，同那人做個長久的夫妻了。你們可將我的動用衣履，裝載妥當，不要丟了一件。」丫們聽見這話，分明不是個好的氣象，急急哭著走到夫人跟前，如此這般，告訴了一遍。夫人聽了，也哭的死去活來。不知小姐死活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